

戰鬪中的中國

著 夫諾蒙西·K

行印本島光文

譯哲新錢



戰 關 的 中 國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基本定價七元正

著 者 西 蒙 諾 夫

譯 者 錢 新 哲

發 行 人 陸 夢 生

出 版 者 人 民 出 版 社

發 行 所 聯 營 書 店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分店：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上海 北京 漢口 廣州

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滬）

蘇聯文藝叢書

The Fighting China

戰中的中國

by K. Simonov

錢新哲譯 西蒙諾夫著

1951

光明日報印行

北京西單刑部街三號 上海河南路二八號

「戰關的中國」乃係一九四九年九月來華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中國分會成立大會與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大會的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副團長西蒙諾夫的旅華印象記；全文達十萬字，在今年一月已開始在「真理報」連載。中文譯稿曾在大連中蘇友好協會旅大分會主編「友誼」半月刊陸續登刊。

譯者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遲暮，落着雨，黑洞洞的，我們是三點鐘前，乘車到達衡陽——湖南省南部的一座大縣城。衡陽是我以『真理報』通訊員的身份，受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部隊同志們的邀請，開始旅行許多指定的地點的頭一處。

這座城從國民黨匪幫手中解放已經十二天了。這裏設有第四野戰軍華南作戰司令部，明天我就要和四野司令員林彪將軍會見了。

但，這是明天。然而，當我一個人留下來，獨身坐在軍政治部所在地，縣銀行樓上的小房間裏時，我就整理起半月來記憶中所獲得的印象，特別是最近七天，從北京到衡陽一路上的印象。

在窗外的下邊，軍裝上披着美製防雨斗篷的哨兵，肩上扛着來福槍，不時地閃動着濕潤放光的刺刀，不慌不忙地來回踱着。綿綿的南方秋雨，淅瀝淅瀝地輕輕落在屋頂和石板路上，跟着我們下了一路。

我逐日地回憶着我們蘇聯代表團的旅行全程，從華北到華中——哈爾濱、瀋陽、北京、濟南、南京、上海。

很多次人數衆多的，在白天，在夜裏舉行的露天和室內歡迎會、送別會及會議，都在我的心頭上浮現着。浮現着數千隻充滿着友情，使人心靈溫暖的目光。浮現着數千次默默的、有力的握手。這些慣於握着來福槍的人們，如此握着朋友的手：他們握手不是在說話前，不是在說話後。他們握手就代替了語言。

我回憶着在天津，——很顯然是剛開始學俄語——一個不大年青的人，穿着藍色工人短襖，走到我的面前。凝視着我的眼睛，很激動，相當困難地，但卻很謹慎地說着俄語，他問我：『同志，請說，你愛新中國嗎？』『是的，同志，我很愛新中國！』我也很激動地這樣回答了他。

我回憶着在保衛和平大會上，代表中國工人說話的女郎，年青、窈窕、但很結實。她用充滿青春，幾乎要沙啞的年青聲音，吐着每個字，緊鎖着雙眉，很顯然是因為想起自己過去的不幸。憤怒地她講述着在國民黨反動派時代，她怎樣在上海看見了『光明的道路』這部影片，她如何喜愛這部影片，並且，她如何希望自己能

同樣工作和生活着，但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這是不可能的，於是就從那時起，開始了鬭爭。然而現在，在新的中國，工人階級終於走上了這條道路。所以她感到幸福。所以她希望和平，所以她在這裏講話。

我回憶着許多，但是特別強烈的，是斯時斯地，在靠近前線的城裏，凡是與軍隊有關的事物都湧上了我的心頭。

我回憶着從北京到上海旅途中的同路人，一個很小，面貌很年輕的團長，出身是個江西農民，十六歲時離開家參加人民軍隊，現年三十七歲，在軍隊裏度過了二十一年戰鬪生活，開始時是做『小鬼』——連部司號員。

我回憶着，不大年青，身體魁偉茁壯的人，長着一幅深深刻劃下了縐紋的普通農民臉孔，很像大多數中國農民的面貌，不慌不忙地踏着台階，走上了講台。我回憶着，整個大廳，在這個人說完了開頭幾句後，如何全體起立，喝彩長達十分鐘還不想坐下。翻譯盡力想壓過喝彩聲，貼着耳朵向我喊叫：

『朱德同志說；在開始自己的演說以前，他很慶幸地宣佈：「照會已經達到蘇聯是全世界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

我回憶着在上海舉行的三千人大集會，在宏大會場的洋灰座位上，只有一種顏色——軍裝的草綠色，會場裏坐着第三野戰軍的一萬三千士兵和指戰員，他們在春天渡過長江，解放了南京，解放了上海。每逢一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一提到斯大林格勒這個字，一萬三千人就全體起立致敬。

最後，我回憶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日。故宮牆前的廣場，下午兩點半時，廣場上走過的一隊隊人民軍隊，頭上脚下，全是從國民黨反動派手中得來的美國裝備；看到這樣的隊伍，你不由得想起了人民領袖毛澤東所作的、有先見的、語中的諷刺：『華盛頓是我們的兵工廠，而蔣介石是我們的運輸大隊長。』

說到這裏，順便談談蔣介石。在十月一日隆重檢閱的那天，曾經好一會兒，廣場，全部站在廣場的士兵，都哄然大笑了，止不住地大笑着。是的，簡直是，任憑怎樣也壓抑不住這樣的大笑。

這是在慶祝新共和國成立，頭聲禮砲轟然巨響後的幾秒鐘發生的。慶祝的排砲，轟然咆哮着。突然，順着廣場上部隊的整齊行列，不知從那裏衝來了一條狗，

被轟隆的排砲聲，嚇得向前死命奔跑着。牠停下了片刻，當第二排砲轟然一響，牠就更往前狂奔。每響一次新的排砲聲，牠就更用力地夾着尾巴，加快着速度，沿着寬大的廣場，向前不要命地跑着。突然，當第三、四次排砲轟響時，有個人說出了大家舌尖上禁不住要問的話：

『蔣介石！』

然而，只是片刻的工夫，這句話就響遍了全廣場。部隊站着哄然大笑。檢閱台上哄然大笑，站在廣場排列整齊的部隊後面的人民哄然大笑。然而，完全嚇昏了的狗，更在廣場上東西亂衝地狂奔着。每一聽到排砲聲，身體就一抖，越跑越快。

『快跑到台灣去！』和我並排站着的中國同志笑着說。

才剛剛過一個多月，好像是——事實上已經快了，除了台灣，——在中國大陸上，將來再也不能有一塊地方，可以供這個下台的流亡獨裁者降落了，已經有很多次，他用美國飛機，據傳說，駕駛員是日本人，狂炸着中國土地。

在南方這裏，第四野戰軍展開了戰鬪，圍殲着國民黨匪幫在大陸殘留下的最大兵團——白崇禧兵團。

因此，在西方，劉伯承將軍指揮的第二野戰軍，開始進攻還在國民黨匪幫手中的最後西南數省：貴州、四川和雲南。

就是昨天，在到衡陽的路上——在湖南省會長沙市，我碰巧，參加了同志們的晚餐，這是長沙留守部隊代表，歡迎劉伯承將軍的晚餐，劉將軍是路過長沙，前往防地，準備進攻重慶的。

這位從未間斷地已經戰鬪到第三十個年頭的，受了數十次傷的，被國民黨反動派報紙報喪數十次，又數十次復活的劉伯承將軍，是個最謙遜的人，坐在歡迎他的宴席上，就好像這完全不是爲了他，就好像他——碰巧來參加的，極力保持着是個不被注意的客人。

他的同志們談到劉伯承將軍時，都這樣說：從來沒有人看見過他休息，然而，假使他休息的話，很顯然地，那就是說，他擱下了這樣工作，又做着別的工作。在日本及國民黨反動派作戰最艱苦的時候，這個一半失明的人（因爲許多次受傷的結果，他失去了一隻眼睛），在小泥屋裏，在半破落的農村草房裏，許多年來如一日，在自己有『空閒』的每小時和每分鐘，借着燈光，盡力設法有系統地翻譯了許

多蘇聯軍事書，從戰略、戰術的基本著作起，一直到『軍事思想』雜誌上使他格外感興趣的論文，他都譯。

二

我情不自禁地要把思想拉回到幾天以前。從北京到漢口有個站，叫徐州市，徐州的著名，是因為一九四九年在這裏，開始了解放戰爭中一次最大戰役，即使規模不算最大，即所謂淮海戰役。

在這次戰役裏，殲滅並捉住了蔣介石集中在華中，防守渡江的主力部隊。

由於陳毅將軍指揮的第三野戰軍協助，劉伯承將軍所指揮的第二野戰軍在這次戰役中贏得的輝煌勝利，本質上，已經註定了下一步渡江，解放南京、上海的成功。

在去衡陽的路上，我得以在徐州逗留了一整天。同曾經參加淮海戰役的某軍作戰科長尤慶林（譯音）一道，我們在一天當中，視察了偉大淮海戰役三個主要階段

中展開的第一階段戰場。在這裏，由於英勇和果敢的運動戰，國民黨反動派的四個兵團之一，被劉伯承部隊給四面包圍了。和被包圍的部隊進行了十二晝夜的戰鬪。

國民黨反動派企圖從空中援助被包圍的部隊。將近一百架的敵機，時時出現戰場的上空，轟炸着、掃射着人民解放軍，給被包圍的兵團投擲彈藥和軍糧。但是任何這些辦法，其他國民黨反動派部隊任憑怎樣企圖和被包圍部隊會師，被包圍部隊任憑怎樣想突圍，結果都沒奏效，到十天戰鬪的結果，有十多萬反動派軍隊被殲滅、射傷，其中大部份都被俘虜了。

爲了更清楚瞭解，這一切是怎樣進行的，我們下了火車，步行到一個大寨子，反動派兵團司令部就設在這裏，在十二天當中，包圍的鐵環，不停地緊縮着，一直到完全投降的時刻。

地形——華中地區的特點是：綿延着坡度不大的丘陵平原。有個村莊就是坐落在這樣的一個小丘上，四面繞着河水——顯然是同一河流的幾條支流。在村莊周圍，國民黨匪幫營築了設有無數掩蔽工事的土圍牆，然而，除了這道圍牆，還有一道厚度相當大的，第二道老黏土牆，圍在莊的周圍。

現在，在戰鬪以後，村莊被毀了一半。兩道圍牆幾乎完全被砲火摧毀了。村子中央的一家商舖，曾經是國民黨匪幫的兵團司令部所在地，被極猛烈地擊毀了。院子裏堆積着殘存的武器，射穿了的鐵盔，武器的碎片。到處都是強力的砲火痕跡。坐落在村莊附近的一所巨大的地主莊園，國民黨的最後的兩個營曾在那裏進行抵禦過，被澈底地消滅了。

雖然已經過了好幾個月，但景象依然不是平靜的。村裏村外的人們，還在談着在這兒進行的大規模戰役。

在我們回到火車站的途中，尤慶林和我一面沿着鄉下小路大踏步地走着，一面對我講述着保證人民解放軍淮海戰役勝利的五個要素。

第一，是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親自領導，早在戰役的最初時期，毛澤東便使軍隊投向連續五個月的戰鬪中，對軍隊提出了一個任務——不讓國民黨軍隊的主力逃過長江去。

第二，是軍隊首長在戰略上的靈活指揮，他們在戰線上實際組織戰鬪的正確計劃。

第三，是對高級和中級指揮員們廣泛創議的信任，使他們大膽地運用自己豐富的各種戰鬪經驗。

第四，是軍隊民主化，與鐵的紀律同時並存的，還有指揮員與戰士間的民主兄弟關係。

最後，第五，——這是非常重要的——是獲得了老百姓對軍隊愈益廣泛和全面規模的擁護。

在戰爭進行當中，爲了保證作戰勝利完成的一切必需品，提出了三個有關的任務。第一，是保證軍隊的給養；這一點，在後方，在人民的幫助下獲得了解決。千萬名農民，征服了巨大的距離，白天黑夜地肩負着擔子，把大米、小米、蔬菜——軍隊吃的一切東西，從糧站送到陣地去。

其餘兩個任務，在戰場上就地解決了。在戰場上，軍隊從敵人手中奪過來物資，保證了自己的補充裝備和軍需品。而且就在戰場上，在蒙受損失之後，他就以投誠過來的和俘虜來的國民黨士兵補充了自己。因此，在流血的淮海戰役之後，人民解放軍不僅補充了自己一切物資上和人員上的損失，而且加強了自己人員和裝備

上的比重，制勝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

『同時，』尤慶林停下來，指着道路左方展開的開闊田野說，『就是在這裏，我軍可說是第一次用從反動派軍隊手裏奪來的美國坦克去攻他們。當這些坦克出現在戰場上時，國民黨反動派的守軍竟相信，認為這些坦克是蔣介石應許的，是衝來救援他們的，以致於從戰壕裏爬出來，迎接着坦克……』

我們向車站走去。左右兩面都擴展着田野，大部分已經耕過和重掘過，但是，這裏，那裏，到處都散在着無數彈坑、戰壕、掩蔽工事和交通壕的痕跡。

我看了這一切景象，腦中不由地產生一種思想：人民解放軍在本年內取得了許多急轉直下的戰果。

在剛開春——淮海戰役時，人民解放軍還沒有渡過長江，還沒有打下上海和南京，蔣介石政府還在其永久首都；從廣東到前線還有數千公里之遙。可是，現在到了秋天。連上海、南京、廣東都打下來了。除了沿海的零星地方外，人民解放軍部隊已經進軍到了中國的海邊，而在國民黨匪幫手中，只不過剩下了西南幾省，就是在這些省份的某些地方，也已經開始了進攻，並且在另外某些地方正開始着最後總

攻擊。

這一攻擊的範圍，人民解放軍進軍的整個規模，的確可以認為完全是全面的。我們在湖南省會長沙也感到了這一點，在曾經是堅固的石壁地方築起來的，高出稻田的公路上，停着以整棵柳樹枝條偽裝着的、拖曳着大砲的卡車隊。

在被戰爭猛烈破壞的長（沙）衡（陽）公路上，也不能不想到這一點，我們在十一月七日，在這條公路上，自早到晚馳行了一整天。沿着公路和沿着公路兩側，向南蜿蜒着無數的、被放回家去的國民黨俘虜，穿着單薄的土黃色的棉軍裝，戴着勉強遮雨的大型斗笠，或者簡直就頂着上頭紮起來，直披到腰際的稻草束。卡車追過他們，鳴着笛音，在砲坑上顛簸着，並鳴着警笛，敲着鐵器，通過了架橋部分。

x

x

x

在十一月七日中午，我們在湘潭縣城附近，乘着一隻大型渡船，渡過了平靜、寬闊的湘江。

湘潭是湖南省的縣城，毛澤東在這座縣城裏上過學並且開始了自己的革命活

動。距離這裏約十五公里處，便是五十六年前他出生的村子。

當我們的卡車和渡船一齊平靜地搖幌着，而在渡口處等着輪渡的軍用卡車，不滿地唧唧叫着時，我回想起幾天以前，毛澤東同志曾不急不慢地、沉着地對幾位會集在他那裏的同志講過這一現在正在開始的進攻。他一隻手拿着一本附有中國各省地圖的小冊子，翻開它，找出了廣西省圖，並用三條短的鉛筆劃線，在地圖上標明着軍隊預定的運動：從廣東由東往西，沿着中國南海海岸；從北向南迎擊，再折向東南切斷國民黨匪軍往越南邊境的去路，從東北向東南的正面運動，從長沙和衡陽直撲桂林——廣西省省會。

『好，以後，』他翻過去一頁，攤開其他的省圖，說道：『以後我們就要打下貴陽、重慶、昆明。』

他是按着以後打下這些省會的順序叫出這些省會的名字的。

他講述這一切時，非常鎮靜，顯然可以看出：他認為問題是考慮得周到詳盡了，他合上了附有地圖的小冊子，把它放回到桌子上。

當我渡過湘江想起了這件事時，不由得想到了將來的進攻和這一進攻將如何展